

PHILIP ROTH

菲利普·罗斯全集

PR

The Anatomy Lesson

解剖课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郭国良 高思飞 译

禁书外借

PHILIP ROTH

菲利普·罗斯全集

The Anatomy Lesson

解剖课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郭国良 高思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剖课/(美)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著;
郭国良,高思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
(菲利普·罗斯全集)
书名原文: The Anatomy Lesson
ISBN 978-7-5327-7914-7

I.①解… II.①菲… ②郭… ③高… III.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①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5663 号

Philip Roth

THE ANATOMY LESSON

Copyright © 1983, Philip Roth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18 - 727 号

解剖课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郭国良 高思飞 译

责任编辑/李玉瑶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5 字数 158,000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914-7/I · 4872

定价: 5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philip
Roth

献给理查德·斯特恩

正确诊断病痛的主要障碍在于感受到疼痛的部位往往远离病灶之所在。

《矫形外科学教科书》

詹姆斯·西里亚克斯，医学博士

第一章

围领

男人生病时，无不想自己的母亲；如果母亲刚巧不在身边，那必须有其他女人顶替。祖克曼现在就用四位女性勉强凑合着。他从未同时拥有那么多女人，从未见过那么多医生，从未喝过那么多伏特加，从未如此碌碌无为，从未经受如此疯狂的绝望。但他得的病好像并不值得让任何人大惊小怪。只不过是疼痛——分布在他的脖子、手臂、肩膀上，让他走不了几个街区就觉得疼痛难忍，甚至在一个地方站久了也受不了。自己的脖子、手臂和肩膀沉重得像背负着另一个人的体重。只不过花了十分钟时间外出采购杂货，他就得赶紧回家躺下来休息。每次出门，他也只拿得动一小袋东西回来，尽管重量很轻，他还是只能把袋子抱在胸前摇摇晃晃地走着，活像个八十岁的老大爷。而一侧拎着袋子只会加重他的痛苦。弯腰铺床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手拿锅铲站在炉灶旁等待鸡蛋煎熟的过程也令人痛苦；他没力气推开窗户，事实上任何需要使力的活他都干不了。最终，是那些女人帮他打

开了窗户：打开窗户，煎好鸡蛋，铺好床，为他买好食物，并且轻松自如、豪气万丈地把那些沉甸甸的口袋拎回家里。这些活一个女人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全部搞定，但祖克曼不再有幸拥有这样一个女人。因此，最后他只能让四个女人共同完成这些任务。

为了能坐在椅子上看点东西，他得在脖子上戴一种矫形围领。那是一圈白色罗纹花样的菱形海绵，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可以使颈部的脊椎保持直立，让他在转头时有所支撑。他感到一种剧痛从右耳开始一直火辣辣地延伸到颈部，然后在肩胛骨处弥漫开去，就像一支倒置的连灯烛台。理论上，对头部的支持及活动限制应该可以减轻他的痛苦。戴了围领，有时候确实能让他感到舒服一些，有时候却不能，而戴围领本身就跟他的疼痛一样折磨人。困在围领中的他不管做什么事都无法集中精神。

他手上拿的是他大学时看过的一本书：《牛津十七世纪诗歌》。内封上，在他用蓝墨水写的姓名和日期上面，是一行大一新生用铅笔于一九四九年做的标注：“玄学派诗人轻而易举地从渺小走向崇高。”这二十四年来，他第一次去翻找乔治·赫伯特写的诗。他拿来这本书，是想读那首名为“围领”¹的诗，希望从中找到某些灵感，以帮助他解

¹ 《围领》，玄学派诗人赫伯特的诗歌。赫伯特是虔诚的教徒，曾于晚年担任牧师，此处的“围领”有多种含义，一种暗指牧师衣服上的白色衣领，这是枷锁，同时也是对人的考验。该诗被认为是身为神父的诗人向主表白心迹之作。

决自己的围领问题。这通常被视作伟大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通过描绘人类的共同命运，找到个人痛苦遭遇的解药。就像祖克曼正在体会到的那样，如果没有定时服用一种名为哲学思考的药剂，痛苦会让你变成只有原始意识的野蛮人。也许他可以从赫伯特那里找到某些暗示。

……我仍要恳求吗？

难道除了荆棘刺破我手，
便再无任何收获？

难道甘美的果实
无法收复我失去的一切？

当然，这里有美酒
在我的叹息风干它之前；
这里有谷物
在我的泪水淹没它之前。

莫不是只有我失去了这一年的光阴？

难道没有月桂可为之加冕？
难道没有芬芳花朵，没有绚烂花环？

全都枯萎了？

全都荒废了？

……可我胡言乱语，我的每个字

变得狂乱粗蛮

我觉得有个声音在呼喊：孩子啊，

而我报以虔诚的回应：我的主。

他用尽全力，挥动疼痛的胳膊将书扔到了房间对面。半点用处也没有！他拒绝用任何冠冕堂皇的事物来比喻他的围领，那个本应减轻痛苦却反而带来了痛苦的围领。玄学派诗人也许可以轻松地从渺小走向崇高，但是，要说祖克曼对玄学派诗人的印象，从过去十八个月的经验来看，如果有改变的话，也只能是向相反的方向。

单单是写一本书的最后一页，就让他感觉自己前所未有地接近这个崇高境界，这在过去四年中都未曾发生。他已经记不得自己何时写过一页让人看得懂的内容。即使是在他戴着围领的时候，上斜方肌处的痉挛和脊椎骨两边的酸痛让他连在信封上打个地址都困难万分。当西奈山医院的一个整形科医生把他的痛苦归结于他二十年来一直在手动打字机上工作之后，他立刻出门去买了一台 IBM 二代电动打字机；但是回到家里继续写作时，他发现这崭新而陌生的 IBM 键盘给他带来的痛苦并不亚于他的老式奥利维蒂牌手动打字机。那台打字机被收在卧室后面衣柜里一个已经磨破的旅行箱里，只要眼睛一瞥到那台奥利

维蒂，阵阵沮丧就像潮水一般奔袭而来——踢踏舞大师比尔·罗宾逊¹看到自己的旧舞鞋时一定也是同样的感受。身体康健时，他总是胳膊一甩，把桌子上的杂物潇洒地扫到一边，腾出地方来或吃饭或记笔记或看书或写信，这一切是多么简单啊。他是多么喜欢把这些不会抱怨而默默陪伴着他的伙伴们推来扫去——从二十岁开始，他就一直这样凶残地对待它们！他在这些杂物的陪伴下支付他前妻的赡养费，在这些杂物的陪伴下给他的粉丝回信，在这些杂物的陪伴下头枕着桌子沉浸在自己写的或精彩或乏味的作品之中无法自拔，在这些杂物的陪伴下写出了四本已出版小说和三本未完成小说的每一份草稿的每一页——如果这台奥利维蒂牌老式打字机会开口说话，那么这位小说家的所有秘密都会赤裸裸地展露在你面前。而你从第一位整形医生推荐购买的 IBM 打字机那里却毫无所获——你只能听见那如清教徒般拘谨、如机械般精准而又趾高气扬的机器运转声，仿佛在喋喋不休地诉说它自己的所有优点：我是 IBM 可更正二代电动打字机。我从来不会犯错。这个使用我的人是谁，我完全不知道。而从周围的情况来看，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¹ Bill Robinson (1878—1949)，美国著名踢踏舞大师，在踢踏舞的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一生充满传奇，影片“Bojangles”是他的传记。

直接用笔书写也一样不可行。即便是在那美好的当年，他的左手顺着字向稿纸右边推动时，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勇敢坚定的伤残人士正在学习如何使用他的假肢。而写出来的东西也同样难以辨识。写字是他最不擅长的技能。他跳伦巴舞比他用手写字顺畅漂亮多了。他笔握得太紧。每次写字，他都咬紧牙关，面露痛苦之色。写字时他的手肘伸出，仿佛蛙泳的预备动作，然后把手往下勾，和前臂弯成一个圈，这样他写字时整行字就会呈现从上至下的倾斜角度而不是从下往上——这是许多左撇子小孩自创的柔软书写术，以避免在从左往右的书写过程中把前面的墨水字迹弄花。一位口碑极佳的整骨专家甚至总结了造成祖克曼这种病痛的原因，简单如下：一个认真的左撇子男生，在克服未干墨迹这一障碍的过程中肌肉过于紧张，以至于书写者的脊椎开始一点点偏离垂直的轴线，最后像扭麻花一样歪歪斜斜地偏离了骶骨。他的胸腔是歪的。他的锁骨是斜的。他的左肩胛骨的下端像鸡翅膀一样向外展开，甚至连他的肱骨也被紧紧地挤在了肩关节囊中，斜斜地插进了关节里。尽管对于没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来说，他的骨骼看起来还是基本对称的，比例也很匀称，而事实上，他的内部构造就和理查三世¹

¹ 理查三世是一个驼背的畸形人，但非常聪明，通过种种手段除掉各种对手成功篡位，成为英格兰国王。

一样畸形。按照整骨专家的说法，他从七岁开始骨骼就一直以一种稳定的速率在弯曲。从他写作业开始。从他写第一篇关于新泽西生活的报道开始。“一六六六年，卡特里特¹总督为罗伯特·特里特²提供了译员和导游，同去哈肯萨克河上游，去和欧莱顿——哈肯萨克家族年长的首领——的代表见面。罗伯特·特里特想让欧莱顿了解，白人定居者除了和平外别无他图。”十岁时开始写纽瓦克的罗伯特·特里特，他的用词一如“译员”和“代表”这样优雅悦耳，到最后写纽瓦克的吉尔伯特·卡诺夫斯基³时，语言却换成了粗鄙至极的“阴茎”及“阴道”。我们的作者就这样在哈肯萨克河中一路摇桨而上，最终却停靠在名为痛苦的港湾。

当在打字机前正襟危坐变得痛苦难忍时，他就使劲往后靠在一张安乐椅上，尽力施展他那不完美的写字能力。他有一圈围领来支撑脖子，一张结实无靠垫的软椅背支撑他的脊柱，还有一张为他量身定制的木纤维板固定在椅子的扶手处，作为一张便携式课桌供他写作。他

1 Carteret (1610—1680)，美国独立前英国派驻新泽西州的第一任和第四任总督。

2 Robert Treat (1622—1710)，美洲大陆殖民开拓者，1683年到1698年间担任康涅狄格州总督。

3 祖克曼的小说《卡诺夫斯基》的主人公，写作风格露骨大胆。在《卡诺夫斯基》里，身为犹太人的祖克曼对犹太家庭进行了很多负面描写，导致他众叛亲离。具体请参见《被释放的祖克曼》。

住的地方当然安静到足以让他集中精力。他给书房的大窗户安装了双层玻璃，这样就不会有别人家的电视或留声机的声响从后面的大楼传进他住的褐石¹公寓；书房的天花板也做了隔音，这样他就不会被楼上邻居的两只京巴狗爪子刮地板的声音打扰。书房里铺着地毯，是一张深古铜色的羊毛地毯，窗户边垂挂着厚重的天鹅绒窗帘，一直拖到地上。这是一间安静舒适、书香缭绕的房间。他一半的人生都是像这样把自己封锁在房间里度过的。在他存放伏特加酒瓶和玻璃杯的小储物柜顶上，放着他最爱的嵌在树脂镜框里的老照片：已故的双亲在他祖父母家的后院拍的新婚照；他的几任前妻在楠塔基特岛上健康美丽、如花朵般盛开的快乐笑颜；他那已然疏远的弟弟一九五七年以最优异的成绩（和纯净得毫无杂质的心灵）从康奈尔大学毕业时身穿学士服拍的照片。就算一天之中他会开口说话，那也只是对着这些照片喃喃自语；否则，这一屋子的寂静无声能让那个在封闭的斗室里写出《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都无可挑剔。他拥有寂静、舒适、时间、金钱，但是用笔书写使他的上臂阵阵抽痛，没多久就让他感到自己的胃部一阵痉挛。他一边用左手继续写字，一边用右手揉捏他那酸痛的肌肉。

¹ 褐石指的是一种建造楼房的三叠纪或侏罗纪砂岩，在欧洲曾是一种广为流行的建筑石材。在美国用褐石建造的楼房大多造价昂贵，因此房价、租金都较高。

他尽量不去理睬这痛楚，假装这正抽痛着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胳膊，而是某个不相干的人。他企图用写写停停的方式来骗过他的肌肉。长时间不动笔写字对减轻肉体的痛苦颇有效果，但对写作本身却是一种伤害；等他第十次停笔时，他已经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了，而既然没有什么东西要写，他也没有理由继续坐在这里受累。当他扯下脖子上的围领颓然倒地时，尼龙魔术贴被刺啦一声拉开的声音仿佛是从他自己的内脏里传出来的一般。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感觉，都陷入了一种名为痛苦的东西所编织的自私罗网中。

在第五十七街上的一家儿童家具店里，他买了一个外面包着大红色塑料薄膜的柔软泡沫地垫，现在这个地垫已经永远地在他的书房里安家了，铺在他的书桌和安乐椅之间。当无法忍受坐姿时，他就伸展四肢仰面躺在地垫上，头枕一本《罗热同义词词典》。结果，他现在清醒时候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这块地垫上完成的。在那块垫子上，他不用再背负着上半身的重量，也不用再承受那重达十五磅的脑袋，他可以打打电话，见见访客，看看电视关注一下水门事件的进展。他现在用一副棱镜代替自己原先的眼镜，这样可以看到垂直角度的影像。这种眼镜由市中心一家视觉研究公司专为卧床不起的病人设计，是他的理疗师推荐的。他透过这副棱镜眼镜关注我们总统的欺骗行径——别扭的姿势，豆大的汗珠，笨拙刺眼的谎言。他几乎开始同情他，因为